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日月旗舰店  
海航大厦店  
国秀城店  
江南城店  
万绿园店  
远大店  
国兴店

《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凭借此书斩获了今年的香港书奖。

本书是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实录，读起来浅显易懂，口语化的句子也趣味盎然。作者选择了他心目中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英雄本色、政教道统、江河岁月、饮食男女、魑魅魍魉、魂兮归来，并在每一面向中选取一两篇代表性的古今经典文本，从文学、音乐、电影、艺术等角度畅谈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李欧梵打破学科壁垒和中西分界，将项羽与希腊英雄相比较，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说到爱伦·坡的恐怖故事，从老电影的译名再到他所熟悉的鲁迅作品，一切看似不相干的文化传统都被他汇集一处，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也启发人们如何从不同文化源流中寻找找到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作者：李欧梵  
版本：活字文化·中华书局  
时间：2017年4月

《有琴一张》

从事过外交工作，既是作者亦是译者，人们更熟悉资中筠先生在国际关系和美国研究领域做出的学术贡献，却不甚了解她作为一个钢琴演奏者的琴艺风范和修养造诣。《有琴一张》是资先生为自己书写的音乐自传，讲述音乐和钢琴这相伴七十余年的老友，如何引领她走过从豆蔻到耄耋的漫漫人生路。

练琴并非易事，尤其在起伏不定的时代，即便兴趣和毅力都在，仍抵不过大环境的颠簸。资先生的习琴生涯曾一度中断，所幸乐魂冬眠又复苏。无论世事沉浮，人在何处，资先生只要一寻到机会，就躲进琴房，勤加练习。从高中毕业前夕在天津举办的个人钢琴独奏会上演奏巴赫、肖邦、贝多芬、舒曼的名曲，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仍能驾驭高难度的曲目并在比赛中拔得头筹，在舞台上一展风采，资先生坦承，音乐是其生命中很重要的内容。



作者：资中筠  
版本：北京出版社  
时间：2017年6月

《父母：挑战》

孩子有时像天使，有时像魔鬼，但父母是否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孩子养育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了更好地和孩子相处，父母需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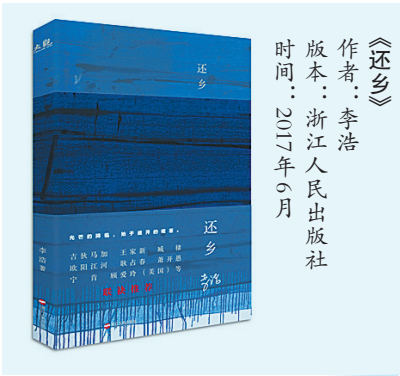
《父母：挑战》就是这样一本好读又实用的父母养成指南。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德雷克斯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指出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易犯的错误，剖析孩子各种行为背后的心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本书初版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所以书中提及的一些建议未必完全适用于当下中国的育儿实践。然而，我们还是能从中寻到有益的养育参考，帮助父母和孩子之间实现正向的互动。德雷克斯家庭挑战系列丛书还包括《孩子：挑战》《婚姻：挑战》，都为现代家庭相处提供具体有效的方法指导。



作者：(美)鲁道夫·德雷克斯  
版本：三联书店  
时间：2017年6月

《还乡》：  
向经验敞开的花园

文\本刊特约撰稿 叶美



还是密封的容器，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多义与歧义。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不可进入的诗歌吗，当然不是，只是你需要在信仰的层面上去理解，去把握他的诗歌结构，这样才会让我们接近诗人灵感的原动力。我们需要和诗人一起感同身受，与他一起呼吸和进行层层推进的换算运动。我们清醒多义和歧义都来自于悖论，至于悖论的来源，他访谈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充当解释，那是对一首诗的他自己的阐述：我认为这首诗直接地生成于三种“混沌”的价值状态。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生成的。

李浩的写作或许可以称作是一种祈祷式写作，他的大部分诗歌主语是省略的，有时句中会出现“你”“她”。他的诗的目的就在于在截取的客体 and 犹疑的思绪之外，借助“你”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即使我们在经历了索绪尔的

《我和父亲季羨林》：  
大师身后的苦涩父子情

文\刘英团



给您请罪来了。’接着我听到了十三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我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啊！’”

“父亲也是个凡人。”在季承的笔下，父亲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过继给叔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垂垂老矣，又陷入“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的纷争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最后的岁月里，父亲一笑泯恩怨。“在随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我谈了很多，很多。”季承说：“他(父亲季羨林)外表平淡随和，少卿寡欲，内里情思丰富，多愁善感。”

人不是神，苛求完人是最愚蠢的。即便像季老这样的大师，他也是有瑕疵的。作为学者，季老无可挑剔。但是，

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美学洗礼后，这种带着崇高性的语言色彩下，我们不会去想怎样读懂这样的文本，这种带着神秘主义倾向的写作，与其说是书写经验的场所，不如说是向经验敞开的花园，每行诗句都坦白着现实的卑微残酷，每声诉求都已经从“你”获取到了无声的应答，于是词语就变得和他生命的每一瞬间相关，与一片片树叶，一个个地址，一件件人事相关。但却是经过挑选的时刻，是能够转化成通往爱之瞬间的时刻，带着这份虔诚，就像是一遍遍唱诵的恒久不衰的祈祷词，一经说出，就主动纠正自身的主观性和不正确性。

而作为有信仰的诗人，他犹如是坐在忏悔室里的人，在黑暗，密封的空间中，他坦白，述说，祈求，祝福，脸朝向那个“你”，隔着栅栏，而这栅栏，就是词语的时刻。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感觉我在诗歌内部行遍了千山万水、经历了人世百态与灵界中的各种奇象。我与之言说的那个对象，也在不断地探视着我的性格、呼吸与血气。她是那样的隐秘、幽微。她领我进入窄门前的光斑，走出当下读者的眼眶与视力；甚至使我热爱的词，在不断地通向“封闭的世界”。而诗的本身，也在这个追寻真理的过程中，逐渐地被喧嚣、争吵、权势、利益、平庸封存起来，似乎在某个空气稀薄的极地等候着某些高明的来者，共同挖开那些诗中的金属、井盖、荆棘、窑洞、暗礁、光，以及地下的城市和世俗的天堂等等，直往封闭在诗中的那些隐藏的暗物质与来世。”

作为子女的父亲或者妻子的丈夫，季老是有欠缺的。正如季承说的，父亲没有留给自己很深刻的背影，父亲在自己脑海里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刻苦、努力的学者，在姐姐和自己的眼里，父亲是知识渊博的教授。我们都很尊敬父亲，但尊敬有余，亲切不足。所以，尽管《我和父亲季羨林》在一定程度上是“颠覆”了人们对大师的传统认知，但这却是最真实的季羨林和他的一家人。

季老说过，“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能说纤毫毕现，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在《我和父亲季羨林》一书中，季承公开了几十幅珍稀的照片，二十万字真情记述虽稍感苦涩和悲怆，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其中，固有“大逆不道”之处，也是“还原父亲”的诚意之举。作为儿子，季承完全可以像同类题材一样把父亲“拔高”、“粉饰”成“完人”，使季老更“脸谱化”、“符号化”，乃至被奉为“圣人”。季承认为，他的父亲是人，不是神。为尊者避讳，不是正确的做法。基于此，季承表面上是以白描的手法残忍地呈现了季老的“不完美”，客观上却是对父亲的敬重。